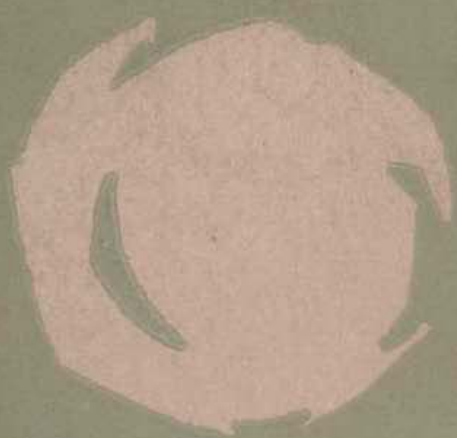


1983 — 1984

全国优秀报告文学
评选获奖作品集
(上)



225 / 237

作家出版社

全国优秀报告文学 评选获奖作品集

中国作家协会 编

1983——1984

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(上册)

中国作家协会编
作家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潮白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23.5 插页3 字数518,000

1986年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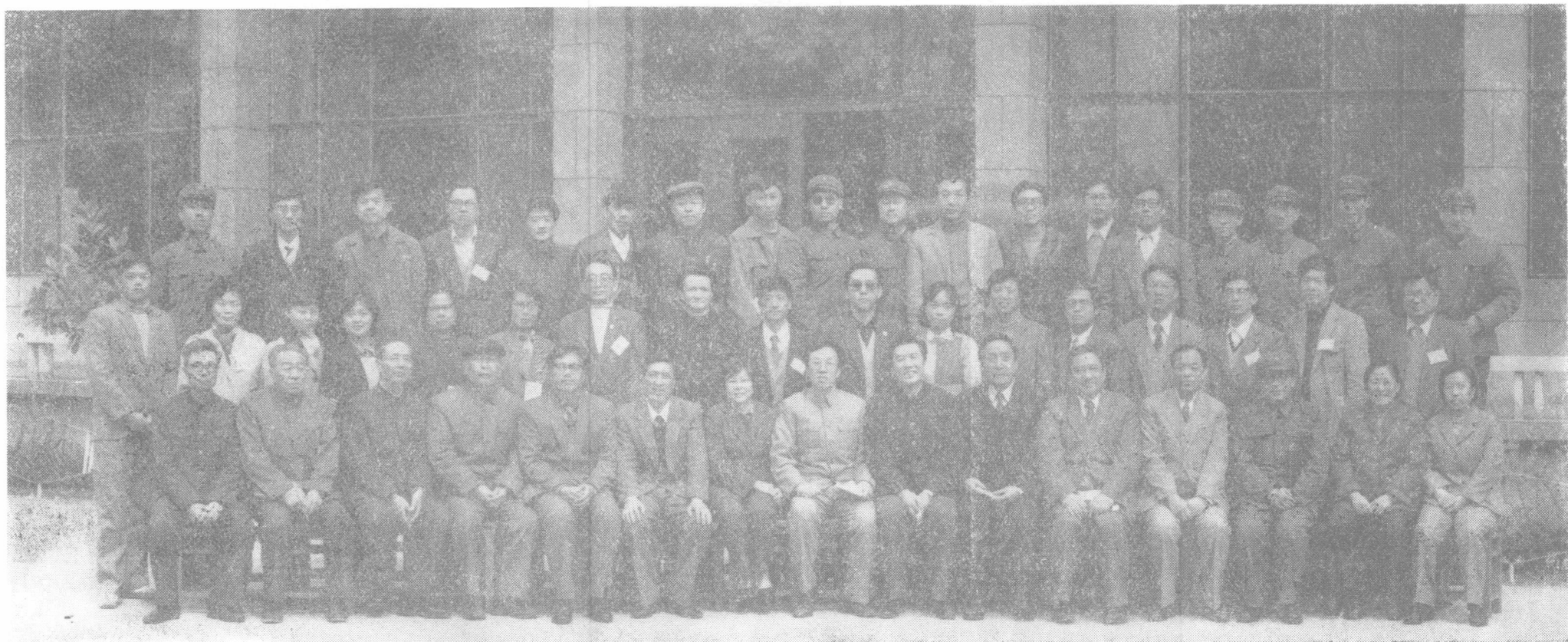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 00001—21,200 册

书号: 10248·019

定价: 4.80元

第三届(1983—1984)全国优秀报告文学部分获奖作者和部分评委、责任编辑合影

一九八五年四月二日



一排左起：张守仁 田 流 梅 朵 孟驰北 李炳银 周 明 冼 宁 王 蒙 唐达成 刘宾雁 袁 鹰 鲍 昌 王传洪 朱宝葵 吴培华
二排左起：蒋焕森 刘 茵 嵇 伟 王南宁 马香筠 张 列 那家伦 林亚光 周嘉俊 蒋 巍 孟晓云 祖 慰 苏晓康 陈冠柏 周荣新 乔 迈 李士非
三排左起：陶泰忠 谢望新 肖复兴 韩梦杰 邹越滨 岳非丘 贾宏图 贾鲁生 徐志耕 李延国 理 由 吴民民 王兆军 王光明 袁厚春 程童一 余开国 江永红

评奖与奖评

——在中国作协三项评奖发奖大会上的讲话

王 蒙

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，在这里举行三项文学评奖的发奖大会，检阅文学创作的新收获，检阅我们的新人辈出的文学队伍，展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现的，近期又得到新的发展的思想活跃、创作繁荣、团结奋进的大好局面。

此次获奖的三种类别的六十五篇作品，首先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的是那种热烈而又清醒的、步履坚实而又勇敢开拓前进的时代精神。我们的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和一些中、短篇小说热情讴歌了“四化”与改革、开放的进程，揭示了前进中的种种矛盾冲突，开始致力于塑造新时代的改革者形象，探索历史的新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微妙的新变化、新信息、新问题。事实证明，读者最欢迎的仍然是这些紧紧拥抱着我们的时代，传达出历史前进的要求与亿万人民的心声的作品。人们对于文学艺术的规律的探讨越来越全面、深刻、细致了，这是大好事。但是，这里，扎根于人民的心坎与历史的洪流深处，反映生活、影响生活、推动历史的前进运动，仍然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规律中的规律，仍然是我们的文学作品的生命力

的最重要的源泉。

我们还欣喜地看到，许多作品在思想概括、社会概括与艺术概括的丰富性、广阔性与深刻性上有明显的进展。在我们的文学园地里，正在出现站得更高的、气魄更加宏大、更富于历史的纵深感与宏观感的作品。这说明了，作家和读者正在“四化”的洪流中不断地提高自己和开阔自己，正在不断地向新的更高的思想境界与智能结构前进。

艺术手法、风格的多样，也是这次获奖作品的一个特点。事实证明，只要去掉那些不合理的框子套子，我们的作家与读者是有相当的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。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民族，而今天的“四化”事业本身，就是最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事业。艺术手法的多样，不仅是一个新鲜感和趣味的问题，也是一个思想的解放与智能潜力的发挥的问题，归根结底，也是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使命息息相关的。

此次获奖的作者当中，初露头角的新人占三分之二以上。这是我们的文学事业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的标志。同时，此次获奖的作品中，部队作者写的与部队文艺刊物上发表的，在数量上与质量上都占有突出的、引人注目的地位，这是特别令人高兴的。

此次评奖活动比较注意了充分发扬民主，力求体现出读者及由作家、评论家组成的评委会的“民意”，所有获奖作品都是严格地经过评委无记名投票而产生的，这就使得评奖结果更富有权威性，更少偏差，这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抵制了评奖活动中的某些冒头的不正之风。

当然，我们不会陶醉在已有的成绩里。整个说来，此次评

奖中的中篇小说与报告文学的成果比较丰盛，而一九八四年度的短篇小说相对来说则缺少激动人心、出类拔萃之作。怎么样更好地熟悉新的历史时期的生活，更加深刻有力地反映我们的时代，使我们的文学创作能够更多更好地为“四化”、为改革作出贡献，使我们的文学事业也和教育事业一样，做到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、面向现代化，这还需要我们作出新的努力。也就是说，与我们的伟大时代的波澜壮阔的生活相比，我们的文学还显得缺少足够的力量、深度，还不是那么精美和饱满。包括一些获奖之作，文风有日趋拉长的现象。当然，该长则长，该短则短。但一些作品不注意含蓄和精炼，或因卖弄术语与知识而不必要地搞得冗长，则是当前文坛之一病。至于说我们的有些作品还写得粗糙，还常常摆脱不了各种没有出息的老套子与新套子，更有一些粗制滥造、不负责任、格调低下之作，那就更不在话下了。

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，开展认真的、民主的与严格的文学评论是多么重要。即使获奖的作品，也还大有可以分析、可以讨论、可以争鸣、可以批评之处。这是不足为奇的。文学作品是精神产品，对精神产品的认识难免有见仁见智的情形。另外，颇有一些文学作品，在某一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，从另一方面看，也有着未必不突出的缺憾和不足。古今中外都有这样一些颇有争议的作品，仍然具有一定的甚至是很高的价值。四平八稳的作品未必俱佳，有争议的作品未必皆不可获奖，获奖的作品未必不需要继续争议和批评。周扬同志早就提出过评奖之后还要有奖评，我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，我们应该加强评奖后的评论。

我们还要看到固然我们的评奖活动对于繁荣创作、培养人

材起了和正在起着好的作用，但由于作品尚未经过时间的考验，以及工作上、人员上的种种局限性，评奖中，既难免遗珠之憾，也可能有某些作品转眼就变成明日黄花。因此，更需要深入的与严格的文艺批评。同时我想，我们不但需要有及时的评奖和及时的评论，也还需要更从容、更加经过深思熟虑的、从长计议的评奖与评论。我认为，条件成熟时，逐步设立更高一级的对于文学作品的国家奖励制度，是适宜的。

同志们，我们的发奖大会是在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，是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召开的，是在社会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召开的。让我们共勉：谦虚谨慎、戒骄戒躁、珍惜与正确运用来之不易的创作自由，解放思想、深入生活，通过刻苦扎实的艺术劳动，创造出无愧于我们的伟大国家、伟大时代与伟大生活的新作来。

目 录

上 册

袁厚春

省委第一书记..... 1

王 蒙

访苏心潮.....71

黄宗英

小木屋107

李延国

在这片国土上151

刘宾雁

关东奇人传233

祖 慰

快乐学院323

徐志耕 程童一 陶正明

“两用人才”的开发者们369

乔 迈

希望在燃烧441

那家伦

开拓者495

李士非

热血男儿543

陈祖芬

催人复苏的事业599

刘亚洲

恶魔导演的战争615

肖复兴

生当作人杰661

王兆军

原野在呼唤711



袁厚春

袁厚春，男，一九四五年生于吉林省白城县，后迁入黑龙江省。一九六三年入伍，一九六六年入党，一九七二年由铁道兵调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任编辑。一九六四年开始在全国性报刊发表作品，其报告文学《战士陆朝明》和《河那边升起一颗星》(合作)分别在全军和全国获奖。报告文学集《省委第一书记》即将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省委第一书记

他老了，但还很年轻。

他前年上任时七十二岁。下去调查，还能攀登钢筋焊成的单面云梯。走起路来，三十六岁的秘书说，不加油儿就跟不上他。

他每天工作、学习十一二个小时。读书是他的休息和娱乐。他读三百页的理论专著，也读八开四版的农村科技小报；读英文版的《天方夜谭》，也读当月出版的文学杂志。

他在大小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写的（幸而上任以来他还没做过万字以上的报告），此外偶尔也写写文章，忍不住改改记者们的稿子，还担任过一本书的主编——象一个名副其实的专职主编那样。

他工作也和走路一样，讲求速度——效率。“查一查是谁误的事！”“有些文件有是时间性的，拖成‘明日黄花’还印它做甚！”他那里是从来不屈文件的。纪委一位副书记下班之前把送给第一书记的呈批件发出，第二天一上班，看见他的批件已经

送回在桌子上了。

他曾幽默地说，他赞成“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”这句话。“你们到底能不能办？如果再不办，我就另找两位不怕和我一起被打倒的人来办！”但是肯干事的人在他面前绝无惶悚之感。他正在讨论会上发言，几个县委书记居然在一旁辩论起来。于是他就站起来，加大手势，提高嗓音，以争夺听众……

“现在有些电影、电视里有一种‘八股’调儿，”他在一次记者会议上即兴插话时说，“演公安人员，就是叼着烟走来走去；演高级干部，就是挺胸腆肚，哼哼哈哈，拿五做六的……我也算个高级干部吧，你们看是那个样子吗？”

一位省委书记说：和他一起工作，有一种新鲜感，振奋感。

一位省委常委说：他是敢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，踏上自己脚印的人。

——这就是我们的省委第一书记。

第一章

一生中，这是最后一次分配我的工作

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，中共中央向离它最近的那个省城发出一道“命令”：中央决定由高扬同志担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，立即到职；前任几位负责同志接此通知即离任回京向中央报到，另行分配工作；无论何种意见，一律到京后再谈……

套红卷头下，寥寥数语，载着庄严、急迫的气氛，顷刻落到省委每一常委的办公桌上。一颗颗铅字，跳进眼里竟然有声

有色，震耳欲聋……

这是一项不寻常的任命。

二

历史对人的选择，常有很大的偶然性。如果几个月前农垦部不并入农林渔业部——高扬不从农垦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；如果河北不是处于那样一种极为特殊的状态，中央便不会有这样一项任命。那么高扬晚年的历史将是另外一种写法，本文所要描述的一系列故事——这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篇章——也就无由发生了。

一九八二年，中国的历史已经推进到这样的关口，即如胡耀邦同志在“十二大”政治报告中描述的那样：终于结束了长期的社会动乱；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；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……但是中央领导同志在斟酌这些字句的时候，却不能不为来自河北的消息忧虑，心上压着一块石头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，河北的党走过了特殊曲折的道路。林、江反革命集团的一些重要成员直接插手，埋下了祸根；“左”的影响严重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中央的一些重要的方针政策在那里很难贯彻，在拨乱反正、落实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展缓慢，唯独进京上访人数居全国首位。中央先后多次做工作无效，于是先后派出几位久经考验、且与河北两派素无瓜葛的老同志，接任了河北的党政主要领导职务。

遗憾的是，这几位老同志不久也被河北的复杂局面缠住了手脚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后遗症充分暴露出来，从省委、省直机关到相当多的基层单位，都形成尖锐对立的两种观点，争吵不休。一年过去了，老同志们没有向中央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，

倒是接二连三地送来洋洋万言的告状信……一九八一年夏天中央批评河北工作“落后了一大截”，如今仍然是“一大截”。

这是什么时候了？一九八二年五月，离“十二大”开幕还有一百天！不可容忍，不容等待。中央不得不下决心再度易人。

可是，派谁去呢？那里的形势再也经不起反复了，那里的人民不能再次失望了……这是一件煞费踌躇的事情。

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上，集合着一群深受中央信任的老同志，由余秋里同志牵头，进行着“十二大”的代表资格审查等组织筹备工作。高扬也在其中。他一九三六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，同年入党。解放后，担任过沈阳市委副书记、辽东省政府主席和省委书记、东北局组织部长、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、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、化工部长、吉林省委书记、农垦部长……党、政、工、农，他都干过。重要的还不是他的资历和名分，而是素质，用党内一些老同志的话说，“这是个干事情的人”。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事业永远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少。因此，他退出农垦部几个月内，党和国家机关已有六种岗位先后来选择他了。平心而论，只要有工作，他都愿意做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十一年半不得工作，无端垂老，滋味不堪回首。一九七七年，中央派他去吉林担任省委书记时，他的“三反分子”帽子还没有摘呢。耀邦同志说：管它呢，先干起来再说！高扬也不计较，戴着就戴着，有工作就行！他就这样上任了。……但是今天，考虑到“年轻化”这个大局，他自己的意愿是退出一线，重操四十六年前的学业，搞点经济研究。这消息使他的老同事、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大喜过望，立刻表示欢迎。

偶然性就在于，上述六种职务由于种种原因，暂时都未变成现实。于是第七种职务便来叩门了。

这天晚饭后，余秋里同志同高扬一起散步，忽然对他说：“中央准备让你到河北去工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显然，秋里同志是受中央委托，先来吹吹风的。

这是高扬完全没有料到的；但对河北的情况，他有所耳闻。他懂得事情的严重性质。想了想，他诚恳地回答说：“我已经七十二岁了，河北又是那样的情况，我恐怕是力不从心了。……从长远着想，是否请中央另外考虑人选……”接着，他向秋里同志推荐了三位年富力强的同志，他觉得他们都比自己适于担负此任。

半个多月过去了。这半个月內，想必中央进行了最后的权衡和抉择，看来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一职，是非他莫属了。于是，六月九日，习仲勋同志把中央的决定郑重通知了他……

这天，高扬从中南海出来，径直驱车去找他在吉林和农垦部时的秘书韩立成，对他说：“中央已决定让我到河北去工作，我答应了。你能不能跟我去？”

看得出来，他的情绪有些激动，也有点沉重。他等待着回答。

韩立成沉吟良久。跟他说什么呢？那是个令人“谈虎色变”的地方，前车之覆可鉴，这他知道；这些天，听到风声的老同事、亲友、家人，都反对他去河北，这他更清楚。他经历的坎坷够多了，垂暮之年，还要再冒一次风险吗？……想来想去，韩立成还是忍不住建议道：“你能不能再找耀邦、小平同志谈谈？……”

“我还能谈什么呢？”高扬说。

“就谈谈‘力不从心’也好啊！……”

高扬轻轻地、缓缓地摇了摇头，说：

“一生中，这恐怕是组织上最后一次分配我的工作，我不能拒绝……”

不知怎么，韩立成倏地涌起一股慷慨悲歌式的感情……那时，他的家刚从吉林迁到北京，但他立刻回答：“那好，我跟你去。”

三

命令和服从，大凡在两种场合体现得最为严肃和彻底：一个在最下面，班长命令他的士兵；一个在最上面，统帅部派遣大将，同样是一令既出，冒死不辞。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日，高扬只带秘书韩立成一人，赶赴石家庄走马上任。

第二天，省直机关召开干部大会。这是个历史性的场面。前任几位负责同志各自发表了简短的感情复杂的告别演说。轮到高扬了，他说无话可讲。散会。

他知道，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他，准备捕捉他的每一句话，以判定对自己这一方亦即自己的命运有利还是不利。话他是要讲的，但那需要时间。

第二、第三天没讲，第七、第八天还没讲。转眼已是第十天了。中央为了帮助他摸清情况，派了一个九人工作组协助他，加上秘书和他自己，总共十一个人，要在十天之内理清这团乱麻，并非易事。仓促表态，无论说出有利于哪一方的话，都将重蹈覆辙，引起新的混乱。而迟迟不表态，将使两方的人都感到失望，何况一个五千三百万人口的大省的工作不容久等。他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拿出一个改组省委领导班子的方案。

经过十天紧张的调查，与各方面接触，现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：